

用满满的爱 陪你去湖海山川

我的母后大人原名叫江晓凤，她年轻时做事火辣，就像百慕大三角，拥有着强大的磁场，所以身边的熟人，无论男女老少都热乎乎地喊她“江姐”。在外雷厉风行的江姐，在家却总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，于是相较于别家的“独裁专制”，我家一直实施“三权分立”的制度（前提是我没有犯错被剥夺权利），民主的江姐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我最大的自由。

芜湖到湘西，颠簸的1000多公里，是我和江姐的第一次出门远行。我背着包走在前面，她满脸兴奋地跟在后头。火车窗外，一路山清水秀，层峦叠嶂，江姐拿着她像素八百的手机连拍了好多张，还自鸣得意地来来回回翻看许多遍。我摸着已经冷透的“康师傅”无奈地对她说：“妈，吃面。”她给我削苹果时，我随便翻了一下她视为珍宝的照片，发现全部都没有对焦。

湘西地偏，我们跌跌撞撞，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学校的汽车。刚下车，江姐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车站。晕车加上水土不服，她上吐下泻了整整3天。

湖南人无辣不欢，肠胃不好的江姐却是半点辣都吃不得，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来一碗清汤面，胃早就吐空了的她把面条吸得直响。我看着眼前头发蓬乱的江姐觉得她不该是这个样子，她应该永远像她曾经那样精明干练，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。

半个月前，江姐毫不犹豫地辞去了高薪工作，跋山涉水陪我来湖南读大学。为了省钱，她在我学校旁租了一间“全裸”式房子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唯一的家电是她从房东那里买来的一台二手空调。“你的寝室没有空调，夏天热得不行了就过来睡。”

我看着她脱下黑白职业装穿上围裙，蹲在地面上擦瓷砖的样子觉得别扭极了。

江姐来湘西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障碍，她一个人逛菜市场、购物、锻炼身体，性格爽利的她十分想融入跳广场舞的大妈们，可是别人地

道的湘西话总让她找不到边儿，处于“失语”状态的她很痛苦。

江姐把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厨房。她隔三岔五地就往我的寝室跑，变着花样送来鸡蛋炖银鱼、芥菜圆子、卤水板鸭等家乡菜，极大满足了我和室友的五脏庙。

不到半年，江姐的包里塞满了这里的超市购物卡、兑换券还有车票。湘西是山城，交通不发达，连高铁也没有。中途回家的江姐只得凌晨坐火车去长沙，在车站等到深夜再坐高铁到合肥，第二天中午下车后，再在半个小时内狂奔到汽车站坐车回家。

江姐像候鸟，永远都在两地迁徙。每月在湘西住两周，在家住两周，车上待两天，这就是江姐2016年到2020年全部的生活。

我一直觉得上帝放倒了时光的卡带，18年后才想起翻过面儿来。

很多年，我有关江姐的记忆都是一片空白。小时候，家里生活很拮据，债台高筑。我被干妈接回了家，她在客厅装了一道推拉门，隔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做房间。我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度过了童年、少年、青春期，而我成长时所有的表情，江姐只能靠电话猜测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那些年江姐在服装厂缝扣子、小餐馆洗碗、摆地摊。什么苦活累活都干，把钱攒着寄给干妈供我读书。晚上，她还拖着酸软的身



□刘斌

子去夜校考各种证，才换来之后光鲜体面的工作。

可我终究辜负了江姐的付出。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我的分数勉强够上外省的一所二本大学。录取通知书寄到后，江姐盯着封面上红彤彤的“吉首大学”4个字，问我：“吉首在哪儿？”“在湖南。”她拿出地图说：“你点给我看看。”我指着贵州和湖南接壤的那条线：“大概在这附近。”

江姐突然就哭了，第二天，江姐便在刘哥的支持下，果断辞去工作，大包小包的和我一起来了湖南。

搬进出租房的第一天，江姐激动地睡不着。她反复地说：“平时你得住学校，和同学处好关系，周日回来就行。”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半夜我睡醒，瞥见江姐正靠在床头打毛衣。她戴着老花镜，双手生疏地捋毛线，好半天才在针头绕一圈，小橘灯散发着柔柔的光。这出现在小学日记本里的场景，却在我的18岁上演。我心酸得厉害，把头埋在被子里，很小声地呜咽。

虽然她迟迟才来报道，但怀揣着数不尽的爱与温柔，晚些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4年，174张车票，来回三万多千米。从不出远门的江姐用脚步为我走出一幅地图。她放弃追逐自己的天南地北，只想用满满的爱，陪我去湖海山川。

大家V微语

在跑步机上跑步

□黄小平

●在跑步机上跑步，我们不停地向前奔跑，跑得挥汗如雨，可我们仍在原地踏步，似乎我们付出的努力和汗水都在白费。

●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我们不努力地奔跑，跑步机就会把我们驱逐出局，那么我们在跑步机上连立足之地也没有。

●常听人感叹，自己辛辛苦苦地付出，没有得到一点报偿，于是对自己的努力表示怀疑，产生出“努力有何用”的无奈与悲观。

●人生犹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其实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的付出，能做到“止退”，能保持“原地踏步”，也是一种进步，也是一种成功，否则，我们就会因此向后退、向下滑。

●人生有时确实如在跑步机上跑步，你拼命地奔跑，却没有前进半步，但你不要丧气，要懂得这么想：这至少阻止了自己向后退，至少让自己增强了体魄，锤炼了意志，让自己不断变得坚毅和强大。

谈天说地 搭上子弹蚁的“便车”

□佚名

子弹蚁是一种生活在中南美洲亚马孙地区的凶猛蚂蚁，被评为“全球十大毒性最强动物”之一，它是蚁族的异类。远看它们像蜂，却有着强壮有力的上颚和尖锐带毒的尾刺；近看是蚁，喜欢挥动一对大钳耀武扬威。它们的体长约3厘米，体型约为普通蚂蚁的5倍，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蚂蚁种类之一。谁要是将它惹急了，子弹蚁就会使出自己的撒手锏——将尾部的毒针刺入猎物的皮肤，把神经性的毒素注射到对方的体内。

被子弹蚁叮咬后的疼痛感，就像被子弹打中一般，因此，它才有这个霸气十足的名字。可是，被子弹蚁中的疼痛感又有多少人真正感受过？美国昆虫学家贾斯汀·施密特为了知道被不同昆虫蜇咬后的感受，竟亲身体验了150多种昆虫的叮咬，其中就有子弹蚁。在他编写的“施密特疼痛指数”排行榜里，被子弹蚁叮咬后的疼痛指数排名第一。

贾斯汀·施密特这样形容：“那种感觉就像有颗生锈的钉子扎入脚后跟，然后再赤脚走在火红的木炭上。带给人一浪高过一浪的炙烤、抽搐和令人忘记一切的痛楚，煎熬可以持续24小时而不会有任何减弱。”一般情况下，被一两只子弹蚁叮咬不会伤及性命，但疼



痛感会迅速扩散，有时即使你的手被叮咬，肩膀也会疼，甚至整个胳膊可能在几个小时内都动弹不得。

在自然环境中，毒素是子弹蚁攻守兼备的生存利器。子弹蚁战斗力十足，将比它们体型大很多的昆虫视为捕食对象，令不少大型动物闻风丧胆。在捕捉猎物时，蚁毒能够起到麻痹，甚至杀死猎物的作用。在防守巢穴、抵御天敌时，蚁毒引起的剧烈而长时间的疼痛又是信号明确的“逐客令”。有了这样效果超群的武器，

子弹蚁在自然之中少有天敌。

亚马孙雨林里的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采取了一种“狐假虎威”的策略。这种植物拥有独特的“花外蜜腺”，能够通过“贿赂”的方式博得子弹蚁的青睐，从而获得保护。“花外蜜腺”是指植物上位于花朵之外的能够分泌蜜汁的腺体。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的叶柄末端，与茎干相接的区域长有花外蜜腺，能够分泌大量的蜜汁。这些蜜汁对子弹蚁来说，简直是唾手可得，无限续杯的免费大餐。它们用自己的大颚采集树上的蜜汁和水滴，带回巢中后用以食用、储备和哺育幼虫。

在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的树干下部、根部附近，常常能够发现子弹蚁的巢穴。子弹蚁在蚁巢洞口进进出出，在树干、叶片上觅食、警戒，无形中为这种植物披上了一层“防护罩”。那些以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为食的昆虫，有的被“蚂蚁保镖”吓得落荒而逃，有的成了子弹蚁的盘中餐。雨林中的其他许多动物也忌惮于子弹蚁的威力，对这种植物敬而远之。

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，“大裂五山柳苏木”与子弹蚁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双赢关系。它们为对方的生存提供了便利，同时又都享受到了“搭便车”的好处。

城市笔记

日日想

□管洪芬

有人在网上发帖，就“40多的女人天天都在想些啥”为自家夫人作了总结：“1. 快递什么时候到；2. 明天穿什么；3. 我要减肥；4. 不能熬夜了，追剧要节制；5. 明天烧什么菜；6. 丈夫什么时候发财；7. 孩子几时懂事……”偶然间看到这个帖子的我，忍不住发笑，因为每条总结都是我的真实写照。

说到快递，我的心情真是急不可耐。天气变化快，一家四口的换季衣物、床上用品的更替、还有孩子随时报出的学习用品清单……因为都急着用，从下单开始，快递便成了心之所系。我对“明天穿什么”原不怎么在意，但随着年岁渐长，竟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好像没精致过。说真的，每天穿什么很受身材牵制，想着要精致起来，自然不可避免地逃不开减肥。减肥真的不容易。节食、跳绳，我都先后放弃了，转而跳起了减肥操。各种折腾之后，有段时间减了十斤，心欣欣然，从此减肥时刻印在脑海。

熬夜几乎是现代人的通病，一机在手，天长地久。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能再熬夜了，可到最后仍功败垂成。熬夜和不能熬夜成了盘旋在脑海里的一道魔咒。我对每天烧什么菜之以上心，并不是因为擅长，实在是孩子们对每天的饭菜各有要求。我的想法是，哪怕他们嫌我唠叨，也好过做的菜没人吃。

我每天心心念念的还真是“丈夫什么时候发财”，但想归想，我很少在丈夫面前提起这些，毕竟赚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，这和我希望孩子们快点懂事是一样的，可遇而不可求。

不止帖子里列举的这些，相信四十岁女人的“日日想”还包括了很多内容。女人之所以天天想这些，不是因为无聊。相反，人到四十，历经生活的磨砺，更懂得去理解和体贴。这些“日日想”，是爱，是付出，是生活的幸福交响曲。

听莺

□刘湘如

冷寂中散发着空蒙，虽然什么也看不清。这也好，好像元四家中的那位画师，用饱蘸的水墨画笔，狠狠地横扫过去，水面漂浮着一两只小艇子，路上也有稀稀落落如我们一样举着伞的行人，却不知怎么感到寂寞，那迷迷蒙蒙的烟絮，雾里的惺忪，俨然一幅美人春醉图卧着，烟雨中的路灯如一团浑浊的斜阳，水墨丹青好像也不管用了。

一个城市的优劣势通常与历史纠缠在一起。越王铸剑、林逋的梅花、苏小小的孤冢、苏轼的遗事、南社的碑文、雷峰塔的夕照、岳飞的精魂、秋瑾的碧血、西泠印社的风流……每一件都含有一段故事，在清波里摇曳的一切都在岁月里沉淀过了。

忽然想起李贺的诗句：“幽兰露，如啼眼。万物结同心，烟花不堪剪。草如茵，松如盖。风为裳，水为佩。油壁车，夕相待。冷翠烛，劳光彩。

西陵下，风吹雨。”“冷翠”一词何等空灵。一种神圣幽冷的绿色显得多么微弱。苏小小是南齐时貌绝青楼的人物，年少早卒，葬于西冷之坞。可惜我没有看到苏小小的原墓，一座赭黄色的水泥碑放在四周圈围的亭子中，刻满了古人和今人的字，据说是为保护西湖的历史风貌重建，由六根四方柱支撑，亭高数米，用青石和传统雕琢加工而成。虽然不失旅游景点风采，到底没有传说的那种幽怨的神秘感了。

一座城市是一个美好的记忆。每个记忆都牵动着城市的性灵。

还是回到了早晨，回到湖滨的柳林里，静静地坐在长椅上，看风过柳枝浮动着波纹似的绿浪，听莺声百啭，伶鸟啁啾，亭轩默默，青枝半掩，薄云浮空……蕴含了太多太多的说不清道不明，性灵于万物皆有，此时此处更是，更是什么呢？似乎有了答案了，那是令你触摸不到的欣悦、感慨、历史的伤痛或者欢喜，更多是令你思考和反省的千年沧桑的历史和现实。